

我和我的祖国



带走的 留下的

王明明

带父母坐一回飞机的想法，终于在2018年得以实现。那年，我们回乡探亲，返程时为了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机票价格父母尚能接受，就买了几张哈尔滨至南昌的机票，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之前与朋友聊起过更年长一些的人坐飞机是否会惧怕的话题。惧怕是有的。起飞伊始，父亲瞪大双眼，如坐针毡，双手扶在腿上，感受屁股下面的变化。母亲则紧张得目光呆滞，手足无措。许是特价票的座位位置所致，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扰得人头皮发麻，好在窗外的美景很快打消了烦躁与不安，蓝天白云环绕周围，他们开始掏出手机拍照。可好兴致没持续多久，两个人再次沉默起来，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很难想象，由北至南，跨过长城、长江，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代替了过去四十个小时的绿皮车。即便是我，也一时回不过神来。

我们都习惯了旅途的坎坷，出行的波折。

他们送我上南昌上大学的2004年，是在山东中转的，我们在山东的姐姐家停留了几天。后来的四年间，从黑龙江到江西，我始终没逃过中转换乘的命运，多数是在北京中转。经济的捉襟见肘，让绿皮车的硬座一票难求，学生证的通票改签，又总是让路途的后半程充满未知，通常的情况都是改签后变成站票，为此，我曾经从北京一路站到南昌，也曾从北京一路站

到哈尔滨。尤记得有一年寒假，我和在兰州读书的高中同学相约在北京碰面，一起返程，改签了一趟北京至哈尔滨的Z字头车，中途不停，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厕所前，站在车门处，售货车一来，我们只能脚尖点地、双手抬起以顶棚作支撑。这样站了一个通宵，至次日清晨四五点，那种站着能睡着、一觉睡几秒的酸爽感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更惨的——中转改签时改不到当天的票，逼不得已，只能在中转站过夜。那几年，我去在北京读书的同学宿舍借宿过，也找过当时在北京打工的表弟，在表弟租住的地下室对付一宿。

说起经济的好转，我们家是中国众多家庭的缩影。工作后，出行遭遇学生流或者春运的事，越来越鲜见。每次出门，卧铺票比硬座更抢手。后来，铁路一次次提速，一条条动车线、高铁线如雨后春笋，有几次，我淡季时坐动车出行，中途停站时，竟看到对面站台的绿皮车里人影寥寥。而今，绿皮车的车次大幅减少，尤其是短途的绿皮车，正在一点点退出历史舞台，慢慢消失在记忆里。那些称得上痛苦的坐车经历，就这样随着一次次铁路提速，被一列列高铁和动车带走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让一切过往变得短暂而弥足珍贵。我不知道，这一路上，我们能带走什么？又能留下什么呢？

除去发动机的轰鸣声，飞机机舱

里很安静。母亲的表情却持续茫然，茫然中透着一丝无奈。那是她和父亲正式决定定居南方后的第一次回乡，他们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想把老房子里的旧物——那些参与过他们的成长和青春、那些他们大半生的陪伴通通带走，比如印着大红喜字的铁皮暖水瓶，绣着鸳鸯戏水的窗布，当年作为母亲陪嫁的手电筒、老座钟，等等。

提起老座钟，母亲或许还沉浸在值机前的小插曲中。为了防止丢失，她将老座钟的两个小零件拆下来单放。行李过安检时，报警响个不停，工作人员提示其中最大的那件行李里有危险品，需要开箱检查。我们大惊失色，哪来的危险品？和工作人员争辩起来，直到工作人员给我们看了显示屏。这两个小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太多了，母亲始终想不起来，父亲担心误机，埋怨母亲的同时几乎发起火来。可无济于事，只得将大包倒扣过来，一件一件将行李翻个遍，先是钟摆掉了出来，我们松了一口气，完成了一半的任务。直到在侧兜的角落里，发现那个给座钟上发条、早被拧变了形的金属片，尴尬才终于消散，旁边早已围得水泄不通，像是给我们加油打气的乘客们渐渐散去，我们相视一笑。

母亲的眼里藏不住心事——有一件老物件终究没能带来。那是一只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皮箱。它的材质很

硬，箱体坑坑洼洼，甚至还有子弹的划痕。祖父祖母当年拎着它，带着大伯逃荒，从山东去了朝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祖国接了回来。祖母活着时，每每说起这些，常常会在对祖国的感恩中泪眼婆娑起来。

我幼年时，那只硕大的黑色皮箱一直放在地桌下面，掀开布帘子，就能看到它。里面放置着属于祖母那个年代更久远的物件。年复一年陆续置办新物品后，它自然摆不了下岗的命运，后来大概被丢弃在仓房的某个角落。前年，老家的仓房被堂哥拆掉，去年，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那只老皮箱，也不翼而飞了。

那只皮箱，想必也在大伯的手里拎过吧。在朝鲜度过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大伯将他成人后的重要情感留在了朝鲜。晚年身体机能退化、大脑已不清醒的大伯时常会想起异国他乡，他的遗愿就是再去鸭绿江边看看，不知道当年如果没有跨江回来，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一定没有现在好。倘若祖母还活着，必然会这样对大伯说吧。

盯着眼前的母亲，她的白发显著增多，我又想起了祖母。作为被祖母带大的孩子，我发现，我内心更希望的，或许是能带她坐一次飞机吧。要是能带她坐一次该多好。她一定会惊讶于脚下的山川壮美，感叹涓涓生活之河的甘甜吧！

(压题图由本报全媒体记者李劼摄)

品读江西

康山的水

□ 欧阳国

在余干县的康山大堤，我没有看到山的影子，只见茫茫的田野，还有无边无际的湖面。这里是鄱阳湖的东南岸，赣江南支、抚河、信江三河汇流的下游，是远近闻名的“生态渔鸟观光长廊”。

立秋时节，天气依然酷热难耐。车辆在康山大堤奔跑，窗外是广袤的湖水。坐在车上，仿佛置身于一艘航船里，在平静的江水面疾行，车窗外是广阔的江水。阳光洒在鄱阳湖上，湖面就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黄金，金光闪烁。微风吹拂，湖面掀起无数微波，在阳光下此起彼伏。据当地老百姓介绍，康山原名康郎山，又名“抗浪山”，因可以抗风避雨，有“鄱湖行船，康山为岸”的说法，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江水轻轻拍打堤岸。我站在岸边，滚烫的热风扑面而来。偶尔看到几只鸟掠过江面，它们就像轻盈的扁舟，在江上飞舞，一转眼的工夫就消失了，眼前又恢复到一片金色的江水。流逝的还有我们眼前的世界。鄱阳湖的水还是那一湖水，不过，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康山了。江面，也看不见历史的蛛丝马迹，唯有湖畔的忠义文化园似乎可以寻找到过去的影子。一座座建筑或庄严矗立在鄱阳湖畔，那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一草一木都诉说着那一段尘封的历史。江面，也看不见历史的蛛丝马迹，唯有湖畔的忠义文化园似乎可以寻找到过去的影子。一座座建筑或庄严矗立在鄱阳湖畔，那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一草一木都诉说着那一段尘封的历史。江面，也看不见历史的蛛丝马迹，唯有湖畔的忠义文化园似乎可以寻找到过去的影子。

同样是秋天，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发生在这里的鄱阳湖康郎山之战，被誉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水战。朱元璋率领20万大军将陈友谅60万大军击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凭借鄱阳湖的东北风，将火光冲天的渔船送到敌军中，很快烧毁了陈军数百艘船只，死伤过半，损失惨重。最终，朱元璋赢得了战役。元末明初诗人、严州府同知甘瑾在《康郎山》感叹道：楼船百战今何处？惟有湖山在望中。可以说，是康山的江水助了朱元璋一臂之力，成就了她的霸业。

时间过去了660多年，同样是暮色渐浓的黄昏，我们站立在康山大堤，只见落日渐渐地消失，一道道残阳铺水中。世界犹如凝固了一般，江面无比平静。但在寂静之间，仿佛有不计其数的脚步在耳朵里奋力疾驰，他们激烈厮杀的响声回荡在耳畔。遥望暮色笼罩的江面，泛起阵阵微风，像是千军万马奔涌而来。我们每一个人犹如沧海一粟，在浩瀚的历史和江水之中，是如此渺小，又是那么微不足道。鄱阳湖康山的江水依旧如镜一般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化，只不过，站在岸上看江的人不断地变化。

康山的人们，春播夏种从河引水，洗衣做饭从河挑水，梳妆打扮从河端水……鄱阳湖不仅养育了一方水土的人们，更锻造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儿女独特的品性。他们心胸如湖水一般无比辽阔，毅力如堤坝一般无比坚韧。他们不仅有水一样的柔情，更有铁一般的刚毅。紧张的汛期刚刚结束，堤坝上依然可见一堆堆的沙石，这些用于封堵管涌的抗洪物资还未来得及清理。秋季的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湖面显得无比安静和温驯。不过，沉静的背后是汹涌，甚至是无情的灾难。每年汛期一到，鄱阳湖水总会暴涨。犹如野兽般的洪水，凶猛而无情，接踵而至的是房屋倒塌，庄稼被淹，道路被阻，牲畜冲走……

鄱阳湖畔的人们，祖祖辈辈受水的滋养，世世代代又和水较量。为了保护家园，20世纪60年代，勤劳的余干人修筑了康山大堤。这条坚实的大堤长达30多公里，犹如一条巨龙横亘于水中。那一年，同样是秋季，在收割完稻谷之后，鄱阳湖畔人山人海，十万余人肩挑背扛穿梭在大堤，用钢铁一般的意志筑起了这条“水上长城”。

我站在康山大堤，看到一辆辆重型卡车从远处而来，像一支部队鱼贯而入，正一步步向我站立的地方挺进。每一辆车都满载泥土，在烈日的照射下，这些车辆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在阳光间跌宕起伏。这是鄱阳湖康山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我凝望着缓缓而来的车队，似乎看到了无数条航船在江面徐徐前行，仿佛目睹着600多年前鄱阳湖康郎山之战的场景，又似乎回到50多年前人山人海修筑大堤的现场。康山蓄滞洪区的建设，无疑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又一次战斗。

水利系统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把长江洪灾比作是一条长蛇，那么它的七寸，就是鄱阳湖。”鄱阳湖不仅接纳长江的水，江西的赣江、修河、信江、饶河、抚河也都在这里汇聚。可见，鄱阳湖每年汛期将面临多大压力？

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蓄滞洪区的建设体现了从堵到疏的治水理念，它被称为科学防御洪水的最后一道“屏障”。我国有98处国家蓄滞洪区，其中长江流域有44处。鄱阳湖周边蓄滞洪区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康山、珠湖、黄湖、方洲斜塘4处国家级蓄滞洪区。它们就像四个巨大的盛水盆，当预报鄱阳湖湖口水位将达到22.5米并继续上涨，可以承担分蓄长江25亿立方米超额洪水的任务。

遥望鄱阳湖，水天一色，淼淼湖水，一望无际。大堤一侧是碧绿的内湖，像一面辽阔的镜子镶嵌在大地上。内湖周边是广袤的平原，满眼青绿，阳光下，万物静悄悄地生长。如果有一天，洪水袭来，蓄滞洪区一旦启用，眼前的大地都将淹没。不过，与水斗争对于依水而居的村民而言早已习以为常，牺牲个人利益，换来长江安澜，他们有着这样的准备。

我看见，康山的人有水一样的温柔恬静，又有山一样的坚韧不拔。

家园厚土

突然就爱上钓源

□ 安然

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让人愉快
要做开天辟地第一人
在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破折号后面
写下第一个字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

晨起开卷，读了几行诗，以为献给欧阳弘甚好。

欧阳弘，曾生息于庐陵江南小村“钓源”。此村名，源出道垂垂钓渭水的姜太公，相传系弘公曾祖父、安福县令欧阳万所起。作为开基祖，弘公已经在村外西南坡下的香樟林中，安睡千年。

就是这个男人，于唐朝末年，遵祖训来到钓源开基定居。从此欧阳氏——文坛宗师欧阳修的嫡裔与宗亲，就在钓源安居乐业，生息繁衍。诗人里尔克提到的那个“破折号”，不是几百年，而是福祉绵延逾千年！

钓源，这片千年前寂寂无闻、傍水依山的肥沃田垄，因了欧阳氏的到来，流水不再寂寞，道路不再孤独。从此有了晨昏和远近，有了男欢和女爱，有了花朵和炊烟，有了鸡鸣和犬吠。生长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诗情，涵养出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的品趣。有了“江南民居博览园”的雅号，戴上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桂冠。

更迎来了，东西半球，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追梦者”和“考察者”。

一千年，一个村庄，它的起落兴衰，它的人文演化，已无人证。战乱天灾以及人祸的危害，也已远离。千年烟云，在古村并不是了无影痕。遗世独立的气息，在钓源的青砖黑瓦、水塘天井、翠柏垂柳、石板曲巷、重檐屋垛、精雕细彩、鎏金漆画中，吐纳代谢，使逝去的历史依然活着，令今古对话得以发生。

宁静古朴的钓源，以其保存年久的独有的文化和建筑符号，唤醒了追名逐利的现世人内心，那份暗暗涌动于血脉里的、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向往和渴望，从而成为到访者共有的一个“家园旧梦”。

怀旧寻根，回归自然，追逐理想，寻找港湾。疲惫的你，只要愿意踏足钓源，这里就能给你想要的。村子有隔世般的稳泰安宁和神秘静幽，行走其中，就如游动于一卷发黄的画轴中。看见它，清醒的生活，立马会种下一片春意。

一个乍雨还晴的日子，我第三次来到钓源。

村落四周，被众多访客向往吟咏的两万棵香樟，正是绿意醉人，像一首又一首刚写出的唐诗，令人心生愉悦柔软。村中有棵泡桐，被夜雨打下一地落花，湿湿的绿草地上，一片残白令人生些小难过。这是一曲宋词了。

几个村妇，在村中间的水塘码头上，一下一下捣洗衣裳，声声捣衣，给村庄平添了几分幽静。

此次踏足，十里樱花长廊把我迎进了钓源村，徘徊依依中，深切感受了古村的变和不变。

现在的钓源，村名多了一个前缀，叫“十里芳菲·钓源古村”。为着打造“美好生活村落”，毫无疑问，整体环境治理得更更新更美，更适合现代人的田园休闲需求了。一方面，我为其不变感到欣慰；另一方面，静观其变，我又在略微的不安中充满期待。然而，世事总要常新才有活力和出路吧。现在的钓源，在古村建筑整体脉络不变的基础上，以老屋为载体，以历史为故事，深耕细作欧阳修文化和农耕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在此得到精心提炼并具化为形。

意识到这一点，我慢慢打消了不安。

夏日，池塘侧畔的一株薛荔，被用心地扶起架在了一道雪白的照壁上。小风轻来，青青的薛荔果子伴着叶子微微摇曳。细看，照壁上书着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三贤吟咏薛荔的诗词。其中欧阳修一句，“薛荔依墙，莓苔满地……蓦然旧事上心来”，如电流直酥心田。薛荔可做凉粉，千百年来是南方乡村消暑佳品。在我心中，薛荔不仅是江南田园应有的标配，它更是乡愁的一个代名词。它们容颜朴素，或是攀缘于一株古树，或是倚身于一堵断墙。清风在野，薛荔连接起村庄深处的岁月。于我，遇见薛荔，犹如见到祖先。

忽而雨来。静坐在高高的老屋平台大阳伞下，钓源村尽收眼中。天地间张开了一张巨大的雨幕，避雨的人，乘着雨声去了老远……

九百多年前，在滁州风景秀丽的琅琊山上，“醉翁”欧阳修写下了千古绝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可惜，远离庐陵家乡的欧公错过了钓源的风致，如若不然，他或该为钓源写下怎样的传世名篇？

欧公已远，钓源仍在。自欧公以降，“文章节义”的庐陵文化精髓，已在这片天地间传扬近千年。钓源，就是其中的一面旗帜。我眼前走动着的每一个钓源人，其身上，流着与欧公相同的血。

雨停了。鸟语又如天书般响起，我在其中念念不息，行远了，又悄然回。

就在此刻，在我眼前，这座村子从它的美好中，带着它的传奇和秘密，活色生香地，静悄悄地，肌理清晰地，凸显出来。

天人合一，布局神妙，守“易”应变；文章节义，耕读传家，商学并行。这些，是我可以触摸到的“钓源之魂”么？

突然地，我爱上了它。

怡情诗笺

这么旺盛的绿色

□ 陈青峰

我单纯地站在大树下
感到这就是幸福的时刻
这些壮丽的树，我看着就感到踏实
它们枝繁叶茂，捉摸苍翠
仿佛是一个意象
一个哲理，令我琢磨或者顿悟

它们以坚韧不拔的忍耐力
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宽广无私的包容力
与沧桑的岁月相抗衡
从容应对风霜雨雪的挫折拉扯
以及秘密中所遭受的磨砺
任何时候都是大树的样子
遮阴的面积很大
树身上鲜亮的苔藓和藤萝
只有波澜不惊的清凉与平和
看不到惊慌失措
它们以生生不息的风骨与神韵
等待着时光的检阅

这么旺盛的绿色，一簇簇诗意丛生
我留恋忘返不会轻易离开
别人离开的时候
我仍将逗留
并满怀敬意
写出平易的口语诗
这些有底蕴的常青树
阔大的绿啊，垂阴的油绿的枝叶
像未来的一部分
被意义的光泽照亮
一直在向前延伸